

從軍抗戰瑣憶

(選自七十三年五月時代文摘創作稿)

●張儒和 (退役陸軍中將·前聯勤副總司令)

離開四川馳往前方

抗戰八年，前四年我在大後方的四川，雖然常挨敵機轟炸，總算安然度過。學了半年多的航空偵察，後來回到軍校，當過練習團的排連長，幹够了演習示範、警衛站崗的差事；也帶過軍事學校入伍生，訓練過邊疆學生，一晃就是四年。幾次想擺脫後方訓練工作，到前方去，實現打擊日寇的願望，就是走不了。那時候想去打仗也並不容易，總得有個報効的機會，說起來軍人真不是好當的。

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真是大好消息，直覺地感到日本鬼子快要完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於全面爆發，我們不再孤軍奮戰，我心想要打擊日本侵略者就要趁早，到前方去正是時候。此際剛好邊疆學生學成畢業，我的任務告一段落，軍校當局特准長假，自謀工作；我到前方部隊去抗敵的理由堂堂正正，沒有不合理的道理，也就叫我走了，可是到那一個部隊還真沒有主張。

從軍瑣憶

三十一年元月八日，在成都過我二十四歲生日，還沒離校的學生，大伙歡送我，喝得酩酊大醉。過了幾天，在航委會服務的老同事王竹坪替我辦好公事，准搭運桶回程便車赴陝。在當時交通困難的川陝公路，票既不好買，也沒錢買，能搭便車做「黃魚」確是難得，就這樣在朋友、學生的送別聲中離開了四川。

俗話說：「蜀道難，難於上青天！」當年李白也說：「噫吁嚱，危乎高哉！」我坐的是汽車，行的是坦蕩的現代川陝公路，還有什麼「噫吁嚱！」而事實不然，路雖平坦，車也快速，但大卡車滿載空油桶，疊得好高，幾乎高出車身兩倍；坐在上面，桶空車輕，飛沙揚塵，隨時都有粉身碎骨的危險。經成都平原，過新都、廣漢，是舊遊之地，再經綿陽渡涪江，由梓潼到廣元，這一段，時而傍山（劍門山）穿險，時而迴繞臨江（嘉陵江），驚險萬狀。劍閣天險，山插入雲，汽車不怕天險，飛馳而過，車頂風景，也顧不了危險與不危險，臨空御風不過如此吧！劍門一過，念着李白的「蜀道難」，一時興起，作了一首打油詩寄語留川的朋友，詩曰：「電掣風馳出劍門，一聲珍重謝勞神，我今馳聘征途去，不負浮

生廿四春。」（按成都少城公園有一小館，名「廿四春」，友朋餞別於此，我那年廿四歲，朋友祝我廿四春。）

過梓潼後，夾道有張飛松，絡繹數里。入陝境，過褒城經廟臺子，一路蒼松翠柏，繞山而上，張良廟在焉。汽車在此停下休息，隆冬天氣，積雪未融。下得車來，登階謁留侯祠，在遠祖子房像前默禱，佑我此去能遂壯志，不負平生。

由褒城留壩，過秦嶺兩當，海拔二千多公尺，汽車盤旋而上，行到高處，耳鼓微痛，風吹面頰如刀。黃昏前到達嶺上的雙石鋪，停車過夜。押運員楊君告知，車隊明天離雙石鋪往西去天水運油，我要去寶雞得另想辦法。相處幾天，頗蒙優待，讓我獨坐在他押運的第一部車頂上，待遇與一般「黃魚」客不同，萍水相逢，就此後會有期了！

投宿在雙石鋪「鷄鳴早看天」小店一宵，問路去寶雞班車無定時，下山九十里，走路要三天，雪後泥濘難行，想起來頭大。晨起在外面胡亂吃點東西，走回店門，門前一輛隴海鐵路的運貨卡車升火待發，一位職員正要上車，我靈機一

中動，想起在隴海鐵路服務的高表叔，上前冒問一聲，卻歪打正着，果然是他，叫我趕快上車，這真是無巧不成「叔」！

火車闖關驚險萬分

秦嶺沒難倒我，中午就到了寶鷄。謝過高表叔，即沿着新築成的寶（鷄）天（水）鐵路路基，走向六川溝中央測量學校西北分校。舅父劉心源先生時任測校教育長，見我到來，留下過年，原來再過兩天就是大年除夕了。

在六川溝舅父家過了個難得的團圓年，不到十天又要上路。臨行前把七本日記一本像片簿留在舅父家，並附一頁小箋，說明比去的決定，像是預留「遺言」似的。（後來舅父勝利還都，又帶回給我了。）舅父在測校攜家帶眷，生活非常清苦，臨別還給了我一筆路費。我這次遠行，除去在秦嶺賣一部份衣物籌點路費外，真是阮囊羞澀，拿了舅父的錢，好不感愧。

到西安正逢元宵節，戰時長安依然花市燈如畫，跟胡副司令長官宗南當侍從參謀的薛延齡兄是我的同隊同學（在臺少將退役），招待我玩了兩天，逛花燈，吃元宵，看「易俗社」的秦腔戲。他本想介紹我到副長官部工作，剛巧胡先生公出不在西安，我也志不在此。兩天中還遇到幾位同隊同學：王日誥（一江山戰役殉職）、洪偉達（曾在東山任師長，數年前病故。）、崔霖山（曾任臺大軍訓主任教官，現為著名的中醫師），他們候車去重慶，參加陸軍大學十九期複試（後來都考取了）。我要下部隊，在西安分手，各奔

前程。

在華陰、潼關一帶沿河布防的第一師，是國軍有名的勁旅，很多同學分發在第一師工作，幹得有聲有色。第三團團附王和（後考取陸大二十期）、機三連連長李廣唐（在延安戰役殉職），都是很要好的同學。李廣唐駐在華陰東泉店，在他連上盤桓數天，要介紹我去見師長李正先（來臺後任太平榮家主任，十年前病故），我看部隊各方面都不錯，可是沒有打仗的跡象，還是遠遠爲是。臨行，同學們又送了路費。東泉店就在華山脚下，因時間倉促，未能登山一遊。

由東泉店搭火車出潼關，要乘有名的「關關車」，隴海路西段本來通到鄭州的，但是臨黃河部份常因日軍砲火而中斷，潼關更是日軍砲轟目標。火車過關前，一定在隧道裏等砲擊間隙，加速猛闖而過。我搭乘到洛陽的慢車，從東泉店上車時擠在車門口，開車不久，就進入山洞等候關關，洞裏空氣本已稀薄，濃重的煤烟到處瀰漫，又暗又悶，幾乎悶死。不知挨了多久，轟隆隆一聲巨響，火車頭拖着十幾輛車廂，衝出了山洞，出關就見對岸風陵渡的砲火閃爍，砲彈落在列車前後左右，緊張萬分，幸好沒有直接命中，脫了一險。車過閘鄉站不遠，前邊路又斷了，真是屋漏偏遭連夜雨，只好下車步行，黑夜裏跟着大伙摸索着走了十幾里，天亮在靈寶爬上接駁的火車，到洛陽已是過午時分了。

破釜沉舟投軍入魯

我志願到前方下部隊，目的地是皖北阜陽，

目標是參加準備入魯的九十二軍，洛陽祇是中間站。這裏是第一戰區司令長官部所在地，在長官部服務的同學不少，幾位要好的同學也想留我，都一一謝絕。在洛陽待了數日，等候從成都軍校高教班結訓的朋友，會齊後一同上路。九十二軍軍務處的蔡佩如、參謀處的王泰岷（來臺上校退役，數年前病故）、當營長的古漢卿，還有一位在山東省政府工作的陳士林君，一行五人，合雇一輛膠輪手拉車，載着行李，累了也可輪流坐坐，一路走走談談，頗不寂寞。

洛陽是幾代舊都，中原文化古城，短暫停留，無暇遊覽。離了洛陽，「起旱」南行，只見洛水擺渡，不見洛神仙子。又過伊水，瀕臨伊闕，龍門石刻是北魏遺跡（西元四九五——五五〇年），兩岸洞穴分布巨大佛像，沿岸走走看看，瀏覽一番；陳士林君學養深，說了許多掌故，增長見聞不少。

再往南就是盛產於葉的寶豐、葉縣，這一帶民風强悍，與駐軍情感不好，我們路過也分外小心，費了五天時間到達淮陽縣的水寨。這裏曾遭日寇侵擾，不遠的界首集，是前後方過往孔道，有小上海之稱。我們在水寨搭上沙河的大木船，扯起風帆，一路急駛，一天半就到達阜陽北關碼頭。

成都到阜陽，路過四省五十多縣，水陸兼行，舟車並用；走了三千多公里，終於到達目的地，投效駐在最前方的九十二軍。沒有人介紹，就憑認識幾位在高教班受訓的朋友，聽說九十二軍要入魯，正在阜陽「招兵買馬」，就不顧一切，

中 實然而來，這股勁就够瞧的了，何況人家收留不收留，用與不用尚未可知。至於談待遇講階級更

先到幹訓班當教官

九十二軍軍長是黃埔一期的李仙洲將軍，他是山東人，治軍很嚴，能征慣戰，還兼任中央軍校駐魯幹部訓練班主任。我到阜陽的第二天，就見到這位魁偉嚴肅的李軍長，簡單的問話留下很深的印象，以下是我們簡單的問答：「你是怎樣到前方來的？」「我在成都軍校請准長假，自己來投効的。」「你過去做過啥事？來這裏想幹啥？」「我在軍校練習團當過排連長，離校時是預訓班上尉副隊長，我想到部隊帶兵打仗！」「帶兵的機會多啦，你先到魯幹班去當當教官，熟悉一下，以後會讓你下部隊。」「我希望有打仗的機會！」「有的是機會！你先去當少校教官，元月一日起薪，算是補助你的路費。」話已至此，祇好敬謹受命！引我晉見的副官處長李象宸（來臺任國大代表，前年病故）也對我說：「初來投効的同學都先派到魯幹班，也是一種考察和歷練，遲早會下部隊的，不要焦急。」既然如此，祇好揹起行李，到距阜陽九十里之呂大寨去報到。

軍校魯幹班的沿革

從 民國二十九年，抗日戰爭趨於長期消耗戰。領袖蔣介石為遂行「顛倒戰爭正面」之戰略構想，欲在山東從事敵後建軍，以九十二軍為骨幹，進入山東敵後戰場，支援沈鴻烈、于學忠所

張；充實幹部，培養戰力，企圖以戰爭面的構想，擊破日軍點線的戰爭狀態。乃於二十九年三月一日，在重慶成立「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駐魯幹部訓練班」，派九十二軍軍長李仙洲中將兼任班主任，易謙少將為副主任，隊職幹部百餘人於五月十六日由重慶首途東下，原期由川北、鄂北、豫南、皖北而入山東。徒步行軍至湖北宜昌時，正逢襄樊會戰失利，宜昌不保，乃於六月十七日轉進四川萬縣。此時奉領袖兼校長蔣公命令，先行就近招生，俟鄂北局勢穩定再行入魯。當即公布

招生簡章，從事招生工作。此時愛國青年報國心切，同仇敵愾之心非筆墨所能形容，不畏艱險，爭先報名，殺敵救國。投考學生分別來自川東各縣，及湖北之隨（縣）、棗（陽）、荊（門）、宜（昌）地區，經考試錄取者約四百人，先編成第一大隊，下轄四個中隊，在四川萬縣實施入伍訓練三個月。同年十月，戰局初定，十一月二日奉命由萬縣之高峯場再次出發東進，經湖北之宜昌、南漳、襄樊，河南之泌陽、汝南、新蔡而東下，十二月二十五日抵達皖北阜陽、臨泉交界之呂大寨，亦即幹訓班之班址所在地。此時在豫南、皖北所招之新生亦分別行軍至班址所在地，成立第二、三兩大隊，並於民國三十年元月六日正式開學。旋即奉軍事委員會軍訓部命令，授予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第十八期第十一總隊番號，由班本部兼任總隊部，全體官兵約一千五百人。以黃埔精神作基礎，從事革命教育。迄三十一年初，又奉命成立入伍生團，由莊村夫少將任團長，下轄三個入伍生營，十二個連，招考戰區及敵後青

年學生，入伍教育六個月後，升為第十九期第十六總隊。此時全班師生達四千餘人，集駐於呂大寨附近二百二十五方里之土地上，枕戈待旦，聞鷄起舞於皖北者歷時四年。自班部在重慶成立，遠道行軍，途次湖北、河南、安徽三省，遠征二千五百餘公里，其任務之艱鉅，訓練之艱苦，實超過任何一所軍事學校也。

鴨子上架講游擊戰

我軍校第十八期第十一總隊學生，於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一日畢業，分發戰區各部隊任基層幹部，參加抗日作戰，部份分發第廿八集團軍（九十二軍及各師、旅、總隊）隨軍入魯，轉戰敵後。三十三年中原會戰中奮勇捐軀，為國犧牲者頗不乏人。待三十三年秋，第十九期第十六總隊學生畢業，魯幹班奉命撤銷，學生分發各部隊充任基層幹部，班本部官兵則編為暫九軍，由代班主任傅立平中將任軍長，從事敵後作戰，是知魯幹班為抗戰建國需要而成立，亦為適應國家戰略需要而結束。但經本班教育訓練之兩期學生，四十年來所實踐之黃埔精神，真可謂驚天地而泣鬼神。

上述資料是八期同學孫志福（備役少將，現任教職）所提供，難能可貴，堪稱軍校校史中珍貴之一頁。我到魯幹班較遲，而離班又較早，先後僅一年，就我所瞭解記憶，說說經過：

魯幹班雖屬軍校一所分校，但其任務編組是戰鬥性的，故而稱「班」。班本部下設有教務、總務兩組，以教務組為首，組長由九十二軍參謀

長馮其昌少將兼任（後調廿八集團軍參謀長，來臺後任國大代表，數年前病故），下有政治、軍事兩位總教官，政治總教官杜善繼（在臺曾任中軍部大專教職）、軍事總教官陳清泰（陸大出身），教官中有王明倫（清華出身，後調國立二十二中教務主任）、杜呈祥（來臺任師大教授，已病逝十餘年）、崔震東（來臺任中央警官學校教授，亦病故多年）、賈連仁（在臺曾任教海軍官校）、趙自齊（現任立法委員）、閻祥符（在臺任教臺中）、單墨林等碩彥多人，他們都是上、中校階級，少校很少，我是初來乍到，新進的小教官。

見了馮組長和陳總教官，看我是從成都本校來的，還曾學過航空，就派我擔任戰術課程兼任航空與防空，沒有幾天準備工夫，先到游擊幹部訓練班講防空常識；游擊班召訓敵後游擊幹部，時間短，素質不齊，祇能講些普通常識，倒認識不少地方幹部。接着又要我講「游擊戰概論」，這可真是「硬拿鴨子上架」，連夜找資料準備教材，幸有單墨林教官給我一本西北游擊班的講義作參考，總算有了教材。對這些游擊老手講原則、理論有點不切實際，可是要講實際經驗，我就有點班門弄斧了。真人面前不說假話，我祇有實話實說，深入淺出的講下來，效果還算差強人意，學員們沒有「喝倒采」的，大概認為我這遠來的和尚還會唸經吧？！

自嘲是神仙老虎驢

接着到十八期第一、二大隊上「航空與防空」，以中隊為單位，常常一起三、兩小時接着講

，其中第四中隊是學員隊，由各部隊甄選尉級官帶職受訓，其中也有幾位少校（後來在六十三團前後同事營長王蓬源、趙瑞卿都在隊受訓）聽我講課，還有實物「空照判讀」，他們從未見過，認為新鮮實用，這門課很叫座。同時又參加應用戰術研究，由單墨林上校主持。單在成都本校當過十四期砲兵隊長，也當過教官，要我作他助手，撰寫想定，地圖不够用，就採「白紙戰術」，經陳總教官督導，反覆推敲才決定下來。接着上課，我擔任第二、五兩隊的講授，每週各二次，每次四小時，這是軍事課程的重點，不能不謹慎將事。

教官中有眷的自覓民房居住，單身的分住在呂大寨幾家大宅院內，我與單墨林、王明倫、杜呈祥幾位老師住在一起，閒時常常高談闊論，獲益非淺。（來臺後曾與杜呈祥談起呂大寨往事，不勝感慨。）說起當教官的甘苦來，有人把教官比作「神仙、老虎、狗」，我們自嘲是「神仙、老虎、驢」，神仙與老虎象徵教官生涯的飄逸和神氣，北方的驢能任勞負重，推磨拉車，還有聲震屋瓦的大嗓門，否則一百來人的大講堂，連着吼叫四小時，真是吃不消，現代趕場兼課的大教授也少有這個能耐吧？

我們自稱「公館」的院子旁邊，就是配屬魯幹班的軍郵二二三局，局長桂廷芳少校，軍校十三期交通隊同學，在北平讀過大學（和臺灣郵政總局前後幾任局長同學），家眷住在軍郵局後面，每天打過「包封」，郵包起運後，閑來就湊在一起，我們幾個人都不打牌，祇不過喝茶談天而

已。郵包常帶來書信，因為近水樓臺，很快就到手中，亦一快事。淪陷區來的家信，半個月也能收到，匯兌包裹都能寄，戰時軍郵軍民真是造福不少。

時間過得很快，幾個月轉瞬即過，六月十六日校慶，主任來班主持紀念會，訓勉官生。會後召見我，說一般對我教書反應很好，正好第二中隊長蕭一忠請假回川，派我去兼代隊長職務。我正在教該隊應用戰術，接了隊長還得繼續教，辭別「公館」諸公，搬到李營，神仙生活過不成了，還得當「老虎」和「驢」。

草蓆禦寒自甘臥薪

十八期十一總隊學生，最早入校的是二十九年冬在四川萬縣招的一批，他們都經過二千五百公里長征，第二中隊大部份是這批川鄂籍青年，在校已一年半以上，祇因長途跋涉，動盪不安，戰地生活又極艱苦，學術教育有些落後。我到隊後，除自教應用戰術外，還要複習基本戰術。教官擔任的政治課及軍事六大教程外，請隊上指導員及區隊長（軍校十四、五、六期同學）講會胡治兵語錄、領導統御和軍隊教育法，我也抽空講孫吳兵法，要學生背誦。術科則要學生自己指揮，自擬教案，試講試教，一時學習風氣很濃厚，學生很肯上進，進步很大。

學生生活方面也有了改進，吃是大事，吃不飽怎能安心學習？官生每人每天發小麥二市斤，折合麵粉二十四兩，原來是包給老百姓磨麥，九成給麵，這裏面問題很多，學生每餐分得大饅（

饑餓)一個，飽不飽就是這麼回事，飯量小的勉強吃個八分飽，飯量大的半飢半飽。我到隊後立即加重經理委員會職權，由指導員李來鈞督導，清理帳目，精打細算，嚴密收發保管，自己磨製麵粉，用麩皮償磨工，能得到九成多的粗麵粉，用節餘小麥換秫秫(高粱)、大豆，摻雜着吃；改進副食，自磨豆漿，豆渣做菜，多買肥肉，油大菜多，胃口就小了，不再分饑，心理負荷減輕，伙食問題改善，對學習和操課，再沒有顧慮了！

十八期十一總隊同學的同學錄上寫着：「忍飢寒，枕戈待旦……自甘臥薪。」一點也不假。食的問題已說過了，學生的服裝是公家製發的棉布軍服，夏天單衣二套，常穿得補釘落補釘，自己動手縫。冬天上身棉襖，一條夾褲，沒聽說過衛生衣和夾克。皖北冬天很冷，白天操作還好過，夜晚睡在冰涼的大炕上，下面薄薄的軍毯，窄窄的棉被(有幾件大衣給勤務和衛兵穿)，真不好過。於是有人烤火取暖，我怕發生火災，嚴加禁止。命學生自編草蓆，炕上厚厚一層草墊，下鋪上蓋，也很溫暖，倒合了「自甘臥薪」的意味！

防空演習機會教育

軍訓部為齊一軍校各學生總隊學生素質，三十一年底舉行甄別考試，十八期學生首當其衝，就要接受測驗。受訓已近二年的學生，因環境關係，接受的教育不算理想，成績究竟如何？這次是一大考驗。甄試消息一到，不免臨時抱佛腳，加緊複習，從普通科學、中文、外文、史地、數

理化、軍事課程學術科，樣樣都要做。部派甄試委員數十人，浩浩蕩蕩來到魯幹班，其中有軍校老同事數人，略告考試經過。十一月一日起，考了一星期，非常認真，學生快考「焦」了。考完據老同事私下告訴我，魯幹班考試情形比西北分校要好，將來成績評定不會太差，我轉告學生，考試已盡心盡力，成績不差，可以安心繼續受訓，將來還有畢業考試，努力就不會被淘汰！

緊接着軍令部派員來甄選「諜報參謀訓練班」及「查緝幹部訓練班」學員，這兩個班都是軍統局在西北設立的，依志願報考，選的很嚴，結果各錄取百餘名。本隊考取了二十幾名，歡送他們離隊，算是提前畢業。這些同學後來都很有發展，為抗戰亂出力不少，現在臺服務政界、警界、交通界等頗不乏人。

十一月中旬開始，實地野營演習及現地戰術，全總隊戰備行軍，經河南固始，安徽霍邱、葉家集，進入大別山區，在距戰時省會立煌不遠地方，安營紮寨，實施攻防演習，學生擔任連以下指揮幹部，頗能發揮平日所學。現地戰術由賈連仁上校主持，我仍負責指導本隊。又實施地形測量、測圖作業。十天野營生活，特別加強戰備，大別山區曾有共酋李先念部出沒，駐軍某部紀律也不好，警戒上不能不注意，這期間還曾遇到數架敵機偵察，實際作防空演習，也是一次機會教育。

回到駐地，經過連續考選，提早畢業的離班，甄別考試淘汰的降期到入伍生團。各隊人數都不足了，重新編隊。第一中隊隊長于昌興調到九

十二軍當特務營營長去了(戡亂作戰任六十一團團長，錦西作戰陣亡)，第四中隊帶職受訓的學生結訓歸建，隊長閻印白調到二十一師當營長(後於援魯戰役中陣亡)。各隊重編後，移駐原第四中隊章莊舊址，地屬臨泉，靠近豫皖邊境，村莊大、房屋好，住着也舒暢，師生夙興夜寐，聞雞起舞，學習不忘戰鬥，前方與後方也就渾然不分了！

一場未接戰的戰役

民國三十一年底，日寇集結兵力，窺擾大別山區，三十二年元月三日陷立煌，先頭已過葉家集，消息傳來，好像跟着我們上個月行軍路線追跡而至，敵人的要來了嗎？大家既緊張，又興奮，找上門來還不幹一場等哈？班本部下令加強戒備，各隊固守陣地，另調部隊機動打擊。韋莊地勢突出，陣地大，不好守，必須加強工事。除本隊師生外，又動員民工，沿河做工事。學生演習進入陣地，以各種情況推演練習，真個是「枕戈待旦，同仇敵愾」。元月六日寇軍陷固始，如入無人之境，學生們憤慨極了。可惜情報不靈活，班本部也沒有進一步的指示，我祇得派家住固始的學生化裝去打探。元月七日在固始北三十里的方家集，遇上退下來的友軍，知道寇軍大隊已由固始奔潢川去了。班本部也下令恢復平常戰備，照常操課。這次雖沒有接上火，但不啻是一場戰鬥的考驗。

經過這一未接戰的「戰役」之後，大家更能居安思危，無論讀書、訓練都特別興致。十八期

同學畢業的日子一天天近了。

此時班主任李仙洲將軍升任第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兼魯蘇豫皖邊區挺進第一路總指揮，所屬部隊在敵前敵後日益壯大，幹部自然需要增加，魯幹班官生都是幹部補充的來源，於是一批批的調動和分發就陸續開始了。

下部隊到前方作戰

民國三十二年元月十五日，李仙洲主任召見我，先問些隊上情形，我據實以對，繼問我願否下部隊？願意的話，即刻準備到前方，入魯作戰。我豈有不願之理，祇是不知擔任何種職務？可是「軍人以服從為天職」，既然要打仗，派什麼職務也不能計較了。但有一請求，希望讓剛到阜陽來看我的母親能多住幾天再回去，主任應允，並贈送路費三百元（二個月薪餉），我再無話可說。辭出後，同事們紛紛揣測這次調動，有的說我沒打過仗，調任團附為宜，有的主張乾脆當營長，意見雖好，卻由不得自己，得等命令發布才算數。回到隊上，學生紛紛傳說，隊長要當營長去了，既欣賞，又惜別，我明確表示：「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大家不久就要下部隊，參加抗戰的行列，我不過早去幾天，大家在戰場上見面。

母親勉我速去報到

從軍瑣憶
母親從故鄉徐州冒險出來看我，前幾天還受了一場虛驚，母子分別五年（我在軍校畢業時曾回家見母親一面），這次相聚還不到一月，又要

分別，再見不知何日？母親聽說我要到前方去，並不難過，說從軍報國「置之死地而後生」才有希望，才有前途！日本鬼子已到日暮窮途，勝利在望，祇是「八路」是後患，不能不注意。原來母親在淪陷區鄉下住的久，對共黨的狼子野心早已瞭若指掌。

民國三十二年元月二十日，是我軍校畢業五週年紀念日，正巧魯幹班本部轉來九十二軍司令的日日命令：「派張儒和為第二十一師步兵第

六十三團第三營少校營長，三十二年元月十六日生效。」同時魯幹班發布調職命令，派孟為籌代理隊長。辦好交代，安頓母親暫住韋莊，隊上官生留住過了年再走，母親也願意同官生們一起過年，且勉我速去報到，「軍令」在身，不得不發，拜別母親，辭別長官同事友好，告別相處一年的同學，揮別住過的呂大寨，帶着跟了我半年的勤務兵谷振川，背起行囊。時值隆冬，朔風凜冽，冰雪載道，踏上征途，奔向渦河前線。

中外文史叢書 壯遊八十年

現已出版 歡迎訂購

陳廣沅教授著 定價平裝450元 精裝500元

本書為旅美學人前國立東南大學教授陳廣沅先生精心傑作。要目有：唐山、上海交大生活。留學美國準備一年。二年讀書二年做工之留美生活。回國後大學教學生活。服務津浦路浙贛路滇緬路回憶。赴美爭取鐵路器材。聯總救濟工作。行政院救總工作。回憶民航空運隊。避難香

江十年。晚年在美教書奇聞。內容精彩，篇篇可讀。全書陸佰叁拾頁。

二十五開本平裝訂價新台幣肆佰伍拾元。精裝本台幣伍佰元，郵撥〇七

三九三三三二一聖文書局帳戶。